

見

聞

隨

筆

見聞隨筆卷十四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假隨

滬城盧殷輅蔚廷氏言康熙癸巳孝廉閔望字雅生本
世裔屢躋小試無意功名一夕忽夢其父告曰爾今科
當發榜某題文字三篇不可不熟讀也覺而異之卽檢
書架果有其父遺稿遂借范姓監照錄科是年竟捷後
爲富陽令時當鄉舉奉聘入簾公自思此事久廢恐屈
人才乃請同里名士朱東村先生扮作隨者代爲閱卷

主考喜公卷不妄薦榜發惟公門桃李最盛元卷亦在
公房及解元謁謝恩師公曰非我力也自有汝真師在
遂令相見備述所以一時極盡賓主友朋之樂吁此見
公之虛懷容物不掩人善非東村亦不能以屈爲伸而
相與有成也東村諱之樸字寧周鄉宦葉鳳玉輩皆受
業焉余曾讀東村集錄其試院口號六首詩云釣臺密
邇悵難登別久西湖去未能不信名場無夢到偏來棘
院看賓興比舍萍蓬四國英雲間日下乍通名何緣傾
蓋如同室但解論文便有情痴雲日日結重霾渾似羈

懷撥未開爲念白袍憐雨立聚奎堂畔卽蓬萊芟除蕭
艾掇孤芳老眼明瞻欲闢強針芥但憑心裏含笑他朱
點說荒唐天香飄盡已深秋點勘宵闌鎖院幽辛苦有
心誰可負漫嗟鍼線爲人謀淡墨題詩目下春繁更促
點半宵中鳥飛姓氏如風去多少連床夢不同

眞僕

盧云奉賢灣周貢生周思永長髯豐頰儀觀偉然少孤
好弄其父歿時命一老僕輔之僕能盡其心力百般防
閑不敢少恕時周年少氣盛恃其富豪荒於酒色賭博

僕則日夜伺察。周亦爲之嚴憚。見僕至輒起立。有所命毋敢違。甚至怒加楚撻。亦所不辭。後周之得以保家而成一邑紳士之冠者。未必非僕之功也。噫。若此僕者是。真才負所託。而其父不託他人而獨付之此僕。其識自有過人者。而周亦可謂善服於義者矣。周今年已老。尙惆儻好客。有小孟嘗風。於所居建花園一所。購蘭亭真蹟石刻三卷藏其中。四方求者踵至。周應接不厭。惟少需搦工口食而已。

歸魂洩怨

盧云鬼神之事儒者所弗道以其越常理而易滋疑惑也然孔子不言其德之盛乎是知弗道者本爲俗人慮非爲智者防也予童時隨叔父遊陝遇流民洪佛寶洪係太倉寶山人其叔洪心一家擅素封晚年乏嗣只有一女佛寶應嗣心一視佛寶才短且惑於妻妾意欲向女臨終不許佛寶入視鄉之狡黠者羣爲不平慫恿佛寶率領多人搬搶一空其家鳴官究治賄囑有司竟誣佛寶本爲繼子原非嫡姪從重治罪於乾隆四十三年發配陝西鄠縣爲流因彼風土異宜難於生理姑依余

叔姪墾田於終南山黃土坡至四十五年秋八月被虎
所噬慘不忍言四十六年予叔姪回里始祖道時予身
早覺凜然有異遂發病兩日而愈訖知其魂之來附也
予至吳淞江黃渡其魂卽歸家向渠孀渠妹索命且言
在峽境遇之苦歸途跋涉之艱其家百方悔罪許以薦
度終不能釋卒至立斃云

精相喪生

盧云常州廕生顧鶴鳴善相人之術久寓吾邑城隍廟
西園嘉慶二十年秋相邑仙陶奇山指其面帶殺氣三

日內必犯官匪牢獄之灾言過切直竟觸陶怒突起將顧歐死陶現今繫獄抵罪嗟哉顧之捺術信神驗顧之罹禍何奇酷雖死生或有定數而尤怪顧之精於相入踈於自相也紀此爲售術宵小不知自止者戒

石筍里

盧云南滙新場鎮向稱石筍里因包家橋港西去半里許俗名石頭灣有石數笏橫卧港之北涯土中相傳此欲產山觸汚而止甚謬嘉慶二十年濬河時予親窮其底並無根脚此必舊時豪家花園剩石特年遠不可攷

耳

姑嫂墳

盧云在南滙下沙半路張宅東後卽金姓宅相傳姑姓金氏因嫂某氏孀居不忍出嫁伴嫂終身上事父母以盡其天年下撫幼孤俾至於成立嘗與嫂其誓曰生則業已同操死則尤願同穴歿後其姪不敢違命卒與兄嫂並葬其墓忽生銀杏二株枝常連理要之貞魂節魄所感雖在草木亦有異於尋常之蔥茂者况其人其德之原足不朽乎秋予於乾隆末年間過其地猶及見

之。

禍兆福先

盧云唐孝廉曾。颺未捷之前一年。館於其鄉嚴氏。一日
虛窗獨坐。忽聞牕外問曰。汝知呂錡射月之事乎。孝廉
啟窗四顧。絕無人蹤。蓋鬼語也。歸訴諸封翁。笑曰。先生
相與驚訝而已。亦不能知其故。明年南闈報捷。適一報
者墮河溺死。以爲遂應其驗。不知赴禮部試後。候選留
都。卒遇永定河水發。旣受驚悸。復迫飢寒。竟致病沒於
京師。始悟呂錡射月之夢。雖射楚王中目。已乃退人於

泥亦致殞命。卽一語而奪魁。遇水之兆。不啻明告於前矣。鬼神之德信盛矣哉。惜當局者終莫能測度而一爲趨避耳。

受欺忽發

盧云素受人欺。有子忽然大發。此陳希夷心相編語也。吾蓋於南邑朱封翁爲章信之。封翁朱孝廉毓賢之父。少蹟童子。試欲青一衿而不可得。乃棄儒就農。躬畊於邑之五竈港。父子勤儉。漸致素封。其鄉有閔某者。老訟也有田數畝。在封翁宅前。欲售重價。多方啟釁。封翁不

敢與爭孝廉兄弟恐生後患因各出私財與之成交以
中其欲閔得錢販棉花百擔冀獲重利至來春全家被
回祿不特積花俱歸烏有而家室亦爲灰燼矣而孝廉
於是科竟捷嗚呼誰謂天無報施哉宜胡業師爲予言
之而不禁三歎息也業師姓胡諱源字洽文藝塘其別
號也王子科貢生與孝廉同鄉知之甚悉囑余紀之殆
欲爲世道人心一挽焉

水厄

盧云乾隆壬子余館於南邑唐氏其鄉有王紹周者爲

沈氏搯會計一日沈命其出販王辭曰星家向謂余命中有水厄故生平不舟行沈許之其年四月沈之戚屬吳姓招飲適其子已卧病聞枕邊有人喚曰起起速伴棺去子驚告其父且曰兒病似不起父親今夕不必赴宴王曰症無甚利害况相距伊邇余往卽歸至晚卒與沈并宋衛二人同往飲酒歡甚吳窺其有醉色故靳之王嘆曰今夕卽醉歸溺死亦不汝索命何主人之吝也及席散堅留不住至宋氏宅離家祇半里王寄衣服扇子於二人不顧而去疾走如風追之不及一似有人拉

之者及其所居之東約二日步過小木橋至下塊竟失足二人急喚其家人同救之見足在水中頭在灘上皆疑其無恙也而訖知已死矣噫誰謂命數可逃哉

虎傷

盧云乾隆辛丑予居終南山之黃土坡其秋遭虎警鄉人詢其狀予述之中有楊姓一叟曰某亦虎口餘生也前三十年卽于爾住處墾荒冬日將雪於場上收柴虎潛至將某撲倒某知爲虎不敢掙亦不敢出聲虎是以不用全力卽擒去某妻見之呼號不已山巖爲之應響

虎疑對山有人聲將某放澗邊飛奔而去某妻叫曰汝
尙明白否虎已去何不逃回某聞睜眼視之虎果不在
努力起走虎回見追某至門某妻闔戶扶某上床將腰
間抓落肉一片疾忙按上一暈而絕夜半方甦醫治兩
月而愈予見楊時其年已六十餘矣生計頗饒兒孫林
立洵乎死生有命也

建言被遣

盧云南邑航頭鎮彭永元先生向客河帥幕府至乾隆
末年回籍年已六旬無子二女於嘉慶四年今上下

詔廣開言路許無論官吏士民圖議國事不次擢用彭
希遇合卽遇現前河工關稅教匪洋匪諸事具狀于岳
撫臺撫臺立爲奏聞 皇上着該部議處當 朝命

未下時州縣官擬彭必蒙優獎俱以上客禮待之及部
議罪彭顛狂冒昧越職妄言希圖幸進或涉黨私着地
方官勘其家產并拘保隣核其行止遣戍邊徼以防後
患彭年老氣憤行至高郵病卒其甥某負骸骨歸涇

積善成名

盧云從來爲善者不求名苟爲名計則爲善之心反不

篤而爲善之量亦不宏矣。吾鄉喬公鼎元孝友性成兼之樂善好施少因母病曾割股以療之。乾隆壬子乙亥歲大飢公出錢粟以賑鄉鄰鄉鄰賴以存活者數十家。平素尤好教化鄉里凡孝弟忠信勤儉操家之道無不諳諳於口至出貲以建宗祠撫孤姪以入泮臨終精爽預知時日尚屬餘事。晚著勸世瑣言苦盡甘來二書詞雖淺近而與人爲善之意猶飢渴之於飲食固未嘗一日忘也。故沈文學松莊曾爲作序。陸文學竹君更爲立傳。今上二十年邑侯葉明府開局續修邑乘予條其

行誼呈局蒙當道采入人物志且方司訓浩發給額旌之李中翰心庵題聯頌之羣公品藻人倫發潛彰往足以不朽公矣公之始願豈及此哉亦唯積厚者流自光耳予竊慕公之德羨公之遭而更欲借公以爲鄉人勸也故不禁濡筆而一一詳其顛末云

七坑居士

盧云唐班字晚野南邑人所居爲柴塲灣因號柴溪家世單寒少年厲志讀書尋食餼其父臨終謂之曰以汝志氣學問不患功名不就所慮者用功太過轉致成病

耳自後無望速成當念幾世單傳以保身爲重耳父歿
後訓蒙鄉僻館前坑厠甚多穢惡難聞公惟閉戶讀文
而已遂更號爲七坑居士蓋自嘲也服闋赴秋闈試題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公思欲脫七坑窠臼必得一篇
傑作故其文命意高超布局宏肆主司批語云浩浩落
落勢如長風之扇海是科竟中十八魁明年聯捷進士
兩任府教授卽賦初衣年未及衰閉戶著書壽言八旬
增廣生日馭庚寅孝廉承華丙子孝廉芬皆其子以後
孫曾聯翩繼起大啟科第今爲一邑書香之冠焉

九相墓祠

盧云因果之說或涉虛無然亦有不可廢者予竊于南
邑潘九相事信之潘係海濱豪族其父士榮嘗遊維揚
狎一妓女九娘同時又有陝西三原人魏韶先與九娘
相訂及九娘接潘魏責其失信一時怒起竟將九娘踢
死幸鵠母貪賄魏得不抵命後士榮居家一日忽見九
娘翩然而來竟向內室旋報其妻生子矣士榮知冤氣
所聚料不能逃卽以九名其子志所自來也迨九相稍
長狀貌氣度豪暴異常其父常囑曰爾與魏姓之人有

宿怨此生不可近。詎意九相年才十九。魏已開鹽舖於大圍鎮。相距咫尺。偶因睚眦。潘遂統領多人。竟將魏擒歸。捶斃并藏。擲其屍。此康熙初年事也。魏子庠生魏連城。聞信奔赴。控憲鳴冤。卒正其罪。同抵者幾數十人。其黨有稍通文理者。於繫獄無聊時。作爲龍舟記。小說鄉里。至今傳誦。其中託言爲周氏女起見。頗爲義舉。亦知自佔身分。猶魏連城冤狀。痛指潘爲東海亂民吳聖階。餘黨過褒過貶。勢使然也。忽於嘉慶十六年春。鄉民訛傳潘九相顯靈。向其墳旁。炷香焚帛。接踵聯肩。二年而

積捐銀盈千爲構祠宇兩楹。三年而至者漸少矣。四五年而閭其無人矣。

與父報仇

盧云。予先大父介山公。諱士隆。秉性果敢。不避艱險。屢遭顛沛。躓而復起。少侍曾祖文忠公。見族惡盧四兄弟。時肆凌虐。大父隱懷不服。後曾祖與惡等爭墓地被擊。身傷。竟以病故。大父籲天無路。自念孤弱。未克鳴冤。于是卧薪嘗膽。十有餘年。幸兩先伯相繼而生。大父曰。禪祀有人矣。歲不我與。更待何時。卽將家事託婦翁史欽。

生管理藏利及伺盧于稻田刺殺之其弟於路挑磚亦殺之卽書狀自首有司收禁下鄉按驗畢錄成文案呈督撫通詳達部候部文轉例應取決詎知部議以與父報仇有孝子風且自首詣獄情有可原特減三等遣徙陝西鄠縣先大母史孺人從焉陝西爲西周舊地民物咸熙猶有文武之遺風兼之山高土厚生殖饒多大父至而安焉旋訓蒙鄉里後又舉一子卽先君三叔及先姑亦相繼生時有唐三者蘇之常熟人也亦以人命事在彼因同鄉誼甚相得唐病將死以妻相託并囑攜骨

歸里。大父不辭。後適本庠學師之子太學生某。欲買妾。慕唐妻美。賂大父主婚。大父以受托對學師。強之大父。憤控撫憲。學師被提責罵。其子幾褫革。唐妻由是得免。先大父修書報其家。其弟唐四至陝迎嫂與兄骨還鄉。自是先大父自知取怨當道。恐被害。遂避地于終南山之太平谷。窮居數年。至乾隆十一年。遇赦歸。道經常熟。唐三弟聞之。偕其宗族數人焚香拜迎於道左。留家數日而別。先大父歸家又十餘年而歿。享年六十有五。子孫林立。生計稍裕。得善終焉。今蒙當道續修邑志。得列

獨行不特後裔增榮亦可慰先靈於地下矣

代弟抵罪

盧云予義祖文俊朱公諱接桃。徽之休甯人也。生時父夢接桃卽以爲名。世傳清白耕讀爲業。其弟誤犯人命。公念弟年幼遠出。且傷母心。遂命其在家事母而已。代詣獄。遂流三千里。臨遣時。其妻汪氏曰。義當從夫。奈以孱弱婦人。安能跋涉長途。惟有一死報君。并絕掛念。乃服毒死。一日復甦。卒同往。然終無子。時先王父爲報仇事。亦遣陝西鄠縣。因鄉誼。相得甚歡。公居邑中。先王父

居終南山之太平谷每朔望到城點卯公必邀先王父到家盤桓累日肝胆相傾二十年如一日也後公見我先嚴眉目如畫極愛之請過繼先王父許之公夫婦撫育教誨亦爲之盡鄠邑西門外卽滂河爲陝西八水之一邑之名勝也先嚴常釣遊其上故其自幼精繪事雖天分之優亦山水之助也未幾公夫婦相繼辭世先嚴更爲之守喪盡禮乾隆十二年先王父遇赦將歸先嚴更爲營葬公夫婦穆家莊之原樹碣誌墓焉乾隆二十七年先嚴不忘舊德追繪二像貽後乞里人陳官梅立傳

今寒家爲之春秋致祭云

收仙尸

盧云沿海一帶皆有護塘其上斥堠密布以防不測平日不許人馳馬恐驚守兵也乾隆四十六年冬海上富人浦遇龍舉動粗豪于鄉倡建一廟塑神像擇日迎尸于野謂之收仙尸海中又謂之接青龍是日焚香頂禮雜遝廟中夜則千百火把上護塘接青龍聲聞二十里南匯城中見之疑海中有變文武官員盡皆驚惶無措總戎急命哨馬出探城中居民亂竄逃遁縣令成公在

周浦倉場接警報恐家眷被陷飛棹而回總戎披掛坐
敵樓令兵將分門守把督謀者再探虛實謀者不敢遠
出只朦朧混報而已將過二更又不見偏近乃遣心腹
裨將二員直往護塘探之方知其誤接青龍者亦隨驚
散少頃縣尊至遂出示安民民始驚定明日城中居民
檢點失去子女財物不知其數蓋皆爲商舡載去云後
邑尊拘浦遇龍等治罪各至廢家此亦可爲作事不經
者戒也

奉彌勒

盧云彌勒教不知始於何時大抵天主五倫之類其教到處有之而於江浙尤盛先有杭人須天衡者崇信此教言其七世祖某爲彌勒下世親授諸經三卷勸人持齋修行身後不八輪迴皆歸佛國每月朔望必集衆誦經禮佛各上供八教者不論男女引進拜師師爲之飯衣取名升表給牒亦分職事行能出衆者有清書班首諸目同教相遇必問何卦派執事然後各叙尊卑稱謂南邑楊維忠先生亦信之度衆甚廣乾隆二十七年先皇帝聖駕南巡其徒康倫姐等獻經于姑蘇行

在先 皇帝未喻溫語遣之及回鑾徧詢各大臣知
爲劉福通之流明年李公因培爲江南提學陞辭時命
其廉之李欲請功思羅織之按臨松屬適教中被仇家
首告李命州縣拘爲首者訊之攀累甚衆沿門逃匿萬
戶囂然搃憲尹文端公恐致他變但命在案結題不必
株連人情始安後將須楊二人斬絞以下軍流徒杖者
亦十餘人予業師張九峯與楊爲舊交知之甚悉須本
杭屬廩生楊亦新塲名士立念偶誤遂至殺身敗名乾
隆三十八年及明思欲一問前事命予業師設牋請之

楊忽降壇云香風拂拂召師來吾道門中誰妙哉寄語
進修二三子眼前地獄豈能猜更詢吾師證果否但云
我只道一生埋首可以成功誰知渺茫難言觀此亦知
無益矣今後再有迷惑者請以須楊爲前車業師譯永
思字晉三九峯其別號也少習舉業晚通醫居奉賢陸
家橋

王女全貞

盧云王氏女南邑人幼失父母爲鶴沙陳氏養媳年十
七姑婪重聘轉許於凌氏女因投水死石笥里朱東村

先生嘉其節作啟徵詩士人張相作詩弔之曰重爾茅
閨女偏於大義明赤繩一繫定白首永無更驅婦因懷
利全貞不爲名悠悠灘下水千古鑒精英

馮媛雪耻

盧云媛爲石筍里閨秀幼與孔氏議婚世居南邑新塲
鎮先代皆貴顯至是家貧窘父兄飽穀在外媛依母氏
躬紡織里中有惡少數輩覬媛姿色黑夜入室強搶而
去鳴官究治知縣只將惡犯數人枷杖而已媛心不甘
赴控撫憲卽引佩刀自剄轅門下撫憲大驚先將該縣

恭處然後着按察司立提惡犯審明從重擬罪并附憲
詞節畧云爲號天除暴甘死洗耻事竊氏年方二八身
在閨中西臺官裔向守禮義之風貢士宗支久佩詩書
之訓延及父親馮雲家道式微流離失所父兄就館遠
地母女苦守空房豈知狂徒頓起奸謀黑夜竟來強搶
懷玉潔冰清之志遭鼠牙雀角之誣強暴侵凌含冤誰
訴旣蒙廉縣太爺公斷在前伏荷青天憲臺執法於後
獨念芳名一玷將來合卺之夕恐赧顏而見翁姑茲當
結案之辰願捐生以答父母孔即已矣誓再世以成婚

懿德何如。矢喻環而圖報。墜崖陳氏女。所甘效也。斷臂
王疑妻。寧多讓歟。上雪祖宗之耻。下洗妾身之羞。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有此奇冤。泣血上稟。

娑婆實

盧云。予昔遊陝之鄠縣。聞南鄉有一樹。高五六丈。大十
餘圍。形類冬青。鄉人謂之娑婆樹。葉底結實如木瓜。剖
之。則汙泥一腔。不可食。相傳有一道者。過此。天氣炎熱。
苦無林翳。少休。乃搔其頭垢。剔作一團。顧謂牧豎曰。吾
種一樹。與汝乘涼。未幾。卽生此樹。

黃棟頭

盧云。乾隆戊申。予訪父執太學生李民望于奉賢蔡家之西南。其宅前有一樹大數圍。高五六丈。形類槐。春摘嫩頭用鹽湯撈過。晒半乾。可食。至有取而賣者。有過其地者。問黃棟樹頭。二十里內無不知者。紀載所傳南方多木密樹。此殆其類歟。

偷情五聖

盧云。吳中有邪神曰五聖。常淫人婦女。崑山某氏女年及笄。頗有色。一夕鳴機窗下。五聖忽至。求淫。女善言遣。

之。且曰：君雖多情，妾尙閨女，倘一玷污，貽誤終身。西村某婦可以求之。五聖曰：余曾至焉，奈彼心正，女怒曰：彼心正，我心獨不正耶？舉坐板欲撲邪神，爽然而去世。謂邪不干正。觀此益信事。載澹明居制義卷尾。澹明居者馬敬六先生書室也。先生諱嚴，雍正甲辰進士，居南匯北六，竈精術數之學，能知造化元機，惜未仕而卒。

姦淫判官

盧云：南京城南門外有土地廟，某姓婦少有姿色。一日入廟還願，忽見判官對已而笑，驚異而歸。晚間有巨人

至與之交。接以後無夕不來。婦體漸羸。治之百無一効。有人曰。凡治邪。必知其爲何物。方可以施法。于是俟其再來時。婦隨取其頭上一物。藏於枕畔。明日視之。乃紗帽刺一角。婦始悟。備述前事。夫向廟中迹之。果見判官紗帽。左刺已失去。遂控於廵城司馬。差役拘之。觀者如堵。審於大街之上。杖之塑泥。盡落膏血流地。是後婦之病遂愈。

臘家灘

盧云。陝西八水之一。曰澇河。在鄠縣西南。出終南山。澇

盱谷上有沙灘三十里相傳宋元間臘姓居此富甲一郡謀爲不軌常自書其門曰若要臘家窮天坍滂河乾蓋指門前稻田八百頃資滂水灌溉坐收萬斛也一日有道者求布施竟曰無與一老僕嬾啖之以茶餅道者臨去曰此間將有難汝有善心尙可救慎毋洩漏婦求計道者曰後見石獅眼紅汝卽避之一日館中童子取硃戲塗獅眼婦伺見之卽倉皇遁去至晚風雨大作水溢山崩將臘氏所居衝作砂礫場至今疾風暴雨時尙聞有雞鳴鬼哭聲

孽龍洞

盧云終南山秦嶺下有一石洞東西綿亘一百八十里。洞門高數丈橫濶稱是其中黑暗潮濕無人敢入相傳有孽龍據之唐天寶中某宮主于上林苑觀鞦韆戲被孽龍攝去適樵者從洞邊過聞片雲中隱隱有女子啼哭聲樵者掣柴斧擲去撲下繡鞋一隻明日進呈備奏其事唐皇命兵千人令樵者爲導入山勦捕數日不見動靜惟夜見洞口若有懸燈二盞光射數丈軍人射之光忽散將軍募死士百人各執火把利器爲先鋒將軍

隨後殺入。幸此妖左目中箭。正在養病。守者懈弛。直至其中尋見宮主。宮主遂指此妖卧處。急取被蒙其頭。將軍奔上斬之。復至後洞盡殺諸妖。救出宮主。今乾隆三十年間。有土人欲窮其際。挈大膽者二十餘人。探入五六里。無所得。惟見繡鞋一隻。相顧愕然。火滅而返。

打虎

盧云。乾隆庚子秋。陝西南鄉有一少年。同二人往終南山太平谷解板。將歸。二人對鋸。少年在旁斷柴。裝擔虎潛至。將對鋸一人咬死。一人大呼虎怒。亦咬死。少年卽

取樹桎扶

尺音

之中其頭不甚傷虎復來再扶之已傷其

腰吼聲如雷不敢住手連扶之而虎始斃而少年亦力

盡矣適樵者至掖之以歸并報死者之家而收屍焉少

年張姓居韓村時年二十餘亦勇矣哉

見聞隨筆卷十五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鸛雀

盧云、張端揆先生爲余言康熙間有一鸛來巢于甯國寺之脊、巢大難成、撤四方羣鵲成巢爲之。鵲巢殆盡、鵲卒無可如何。後鸛伏卵困倦、被羣鵲啄而斃之。嗟乎、鵲之與鸛、其勢不敵。豈知出爾反爾、曾不旋踵耶。紀此爲人鸛者戒。

鰕魚

盧云大團太學立誠沈丈云乾隆四十六年秋海潮之
溢見一物大如車輪非龜非鱉雌雄壘接水涸被阻羣
觀五六日知爲靈異不敢傷祝以送爾歸海深有首肯
意鎮民以鹽車載至海濱往下擠之忽向西若作叩首
感恩狀乃赴水沒後遇沈文學長英述之知卽鰲魚也

訓子

盧云乾隆間南滙瓦屑墩有富人張叔英名附成均而
胸無點墨然假作斯文凡事善裝棍子嘗於五六月間
科頭跣足肆坐肩輿使人舁往田畔課農暗鳴叱咤勢

若無人農人受其揮霍鄰里欲得甘心一日爲其子完
姻俗有詰朝謁見請訓之禮叔英夫婦高坐中堂兒媳
忝拜於前禮人贊呼請訓叔英毫不推辭乃朗聲打官
白曰爾生於富貴之家未知稼穡之艱難時親明滿座
皆聳耳而聽下文叔英遲之又久低聲復捺土音曰你
若要做人須當急急爬上去于是哄堂大笑至今里黨
遇有昏事輒舉張叔英爲笑柄云

打師

盧云溺愛之至無所不至無怪人家延師訓子往往以

子爲是而師爲非蓋情勝則掩義耳。周浦孔某者，少有家資，中年乏嗣，晚得一子，愛如珍寶。其子成童時，延師授讀，自開館至五六月間，罕見學生面。師深耻虛糜館穀，嘗作感懷詩曰：學堂如破寺，來作住持僧。白日三餐飯，黃昏一盞燈。經聲原不起，佛號總無憑。卽有波羅蜜，伊誰志大乘。一日孔某不在家，師在館中無聊，偶向戶外散步。適生徒在外頑耍，師遂拉至館中，薄加嗔責。因嬌養已慣，不受約束，號咷至內，向伊母言先生打我，我要打還，不然有死而已。其母憐而允之，將謂搪塞一時。

孰知其父回家得悉其故。不待其子之請。卽往館中與師斟酌。師勃然怒。遂欲解館而歸。師之契友憐師貧困。曲居間。賂以數十金。竟聽其打還焉。今其家已賦式微。有二子不克成立。幾與乞丐相似。雖曰貧富有時。然使貧至朝不保暮。亦未始非凌賤師尊之報施爾。

地生毛

盧云占驗云。地上生毛。人民離散之象。嘉慶十九年春。予鄉遍地生毛。黑黃蒼赤。不一其種。夏間天時亢旱。禾棉盡槁。米價騰貴。民不聊生。延至十月沿海飢民託名。

拾落花千百成羣四散搶擄幾至造反賴文武有司極力彈壓治辦始得稍輯然作餓殍者已纍纍矣

筆取禍

盧云書生狂妄縱筆游戲竟不知裁及其身嘉慶丙子杭屬廩生朱九者家資富有捐職中書間居無事輒擬旨云某按察當拿問某撫軍可陞遷某太守宜罷職某知縣合復任其甥認爲邸抄誤洩之革職候軍現在繫獄待發烟瘴

官妻流落

盧云李氏廣東韶州府樂昌縣人。乾隆間同夫駱金秀
販於閩。未幾其夫棄商從戎。屢立功。陞至臺灣千總。卒
於官。長子孝九亦授外委。次子孝行拔戰糧。嘉慶二年
隨盛總兵平教匪。皆戰歿于軍。李氏年已望五。不能歸。
籍漂流至吾邑。鄉人王雍文娶爲繼室。人詢其本鄉風
土人情。尙能言之。厯厯予贈以詩云。夫君終任所。二子
死沙場。宦海沈幽魄。遺孤浪過房。有孫爲四鄉關萬里
川人繼去隔艱苦。一身嘗別抱。琵琶怨亡人。恨未亡。

逆婦化豬

盧云嘉慶初年間江西南昌府某姓婦。性行不端與人
有私。忌其瞽目姑覺察。欲毒死之。炊飯三團。囑曰。媳往
母家歸寧。兩日始回。姑無人養。自當溫食之。婦去後。忽
有募緣僧叩門求飯。媼對以故。僧曰。予有米三升。與汝
易此飯充飢。媼許之。僧臨去。并將女衣一件爲贈。媼權
于鄰人寄炊。第二日婦回。見姑無恙。驚問其故。媼告以
實。婦見飯團在門前樹極上。視所遺衣甚佳。攘著之。晚
間忽脫不下。周身發痛。生毛化豬矣。口中號咷告人曰。
氏以淫行欲謀害姑。今遭天譴。受此苦楚。願衆人毋效。

我也。四方哄觀者日以千計。

夢露夙因

盧云：予與詩人張野樓皆神情冷淡，骨相清寒，言語時帶烟霞，作事每拘性理，故不求異俗，而與俗往往相鑿者，坐此病也。自非有道者，烏能相賞於風塵之外哉？野樓嘗欲披剃入空門，予曰：余與君在俗而染俗者甚少矣。業已神似，何必更求形似？野樓然之。要之，人之稟賦本難泯宿根。成和子言之鑿鑿矣。嘉慶戊辰冬，約與野樓往訪友人閔璞山，未至之前一夕，閔忽夢佛寺浮圖。

二座一從東北一從西北皆向其居冉冉而來不覺驚異而寤及倒屣余二人而閔之會心絕遠矣蓋浮圖者僧也東北西北者野樓居南砂余籍上海也審此則余與野樓當爲僧人轉世

詩成識語

盧云友人顧竹廬天資高妙而學問未充故其持躬涉世於人方之道似隔一塵然才幹明達用以解紛排難沛平有餘雖雌黃滿口而人卒信之余嘗責其涉世不恭比諸于髡曼倩之流嘉慶丙子春余有相憶詩優游

自領全天樂。謔笑毋招玩世噴。垂暮相逢觀氣色。常情
能變始爲神。蓋規其棄瑕臻美也。孰知詩未脫稿。而竹
廬之訃音至矣。夫死爲物化。又死後爲神。豈非能變爲
神之語。遂兆其下世之識乎。

試法

盧云。吾郡青浦海隅鄉。有孔宅。南滙豐溪王家濱。亦有
孔宅。俱聖裔之居。吳者也。堂額曰聞二。不知題自何人。
其堂宏麗軒敞。鄉黨無不景仰。康熙間。其祖雲垂公會
爲江西信昌府知府。與天師張真人結婚。翁壻頗有冰

清玉潤之稱。

世祖南巡時。真人迎。

鑾輦亦嘗問。

道至。澧扁舟一葉。不設鹵簿。不帶法官。是夜宿于孔宅書室中。隣有無賴子數人。覘真人孤弱。且欲試其法力。故裝假鬼。伏於暗中。至更深時。啾啾之聲四起。真人取紙筆書符。投牕外。壓之不已。連書數符。亦不見效。真人大怒曰。我在此。小鬼何敢如此。乃取几上戒尺。連震三下。又書符一道。就燈焚之。并呼。值日神將何在。頃刻風雲四合。霹靂一聲。震動屋舍。電光中一將舉鞭欲打。唬得假鬼心膽皆裂。狂呼饒命。驚醒衆人出視。方知無賴。

等所爲七人俱已昏迷倒地急用救治得活者四人其三人則由假作真矣可爲肆無忌憚者戒

冒賞

盧云周浦東有道者名陳小和尚其叔某精于易理占文王課神驗乾隆四十五年六月間天時亢旱流金鑠石禾棉盡欲就稿某占得三日內當雨上海邑尊孫公祈雨甚切縣賞格言如有所得者予錢二百千文陳貪之進言我能求之孫公問所須何物陳本無法術詭言架啟將臺法壇命僧道于下誦經禮懺而已于臺上向

日曝之。自當有驗。孫公許姑試之。三日後果傾盆大雨。人咸謂小和尚之功。而不知其狡謀逸獲也。

狷士洗汙

盧云同人金君煥章。孤貧力學。卒采邑芹。娶妻某氏。性行欠純。因翁姑年老。失於防閑。而夫君又館穀在外。遂爲惡少唐某所誘。醜聲頗沸。煥章從父母命。業出之。然終不釋於懷。若謂非死不足洗耻也。於是哭別父母。拜辭親友。竟自溺于河。此嘉慶辛未五月事也。其妻族不忍。亦偕其妻懸梁以殉之。余怪其介性。雖至而于夫綱。

子道體認未明。一旦輕生自殺。不特唐惡未殲爲遺恨。恐辜負養育知遇者甚多矣。尚得瞑目於地下乎。

福人免溺

盧云嘉慶十五年春鄉人楊某于上海歸欲趁本鎮航船。船尙未開。不覺身忽困倦。先于艙中小憩。夢見數輩婦人喪服號哭而來。楊知不祥。遂將所市之物暫寄而巳。則從陸路步歸矣。是日風大舟重。行至半途而被浪壓沈。同舡二十七人溺死殆盡。而楊卒無恙。語云吉人天相。楊君有焉。

清微道人

無錫縣女冠子。清微道人。名嶽蓮。號韻香。自幼出家。任持雙脩菴工詩詞。善畫蘭。尤精楷書。初學靈飛經。中歲習劉石菴相國楷法。古雅異常。才貌雙絕。海內聞名。倩名手畫空山聽雨圖。題詠數百人。皆海內知名士也。其圖爲無錫沈旭庭所得。同治丙寅夏。余與旭庭同客海陵。曾見其圖。惜幾經兵燹。失落居多矣。先大夫宰梁溪時。曾爲書素心堂額。道人蘭花刻石。行世年五十餘。因事失志。投繯而死。爲余畫扇屏。題拙畫卷冊最多。亂後

一紙無存惜哉雙脩菴後爲蔣氏宅一經兵亂化作墟

潘松舟

潘松舟用直人有女嫁嚴湘舟吳門收復後其女病潘魂附於女身言生前事女問潘何人潘曰我汝父也忘之耶女問爺在冥間何處曰在治司衙署造冊問何冊曰凡遭長毛賊殺傷擄掠燒房拆屋與夫在賊中無恙者逸出者房屋完好者皆奉上帝玉旨預先造冊俟賊臨城本境城隍捧冊迎接天神交冊而退避之爲父當

日隨治司遊地江南通州海門又曰我憶念生前老友
某某親戚某某汝速着壻請來與我暢談一日爲快于
是其壻邀還家來相見噫嘘太息言相思之苦離別之
長言多難述女尋病愈潘亦寂然無聲吳下老宿士葉
調生廷珩先生與余別二十餘年矣同治六年丁卯十
一月下澣相遇於上海也是園湛華室談及果報因述
此事嚴現寓上海亦葉君舊相識也

焚淫書得名錄

葉調生與余言桐鄉人嚴鈞秀才生平無他過獨好看

淫詞小說。一夕夢到陰間。見閻君坐殿上。謂之曰。汝在世上無他過。獨好看淫詞小說。名祿因此而減。汝如立志燒毀淫詞小說。則名祿有增。嚴遂叩頭聲言謹如命。卽付丙丁無汙心目。言罷。便覺烟霧迷眼。嗅之穢氣難聞。閻君曰。此穢氣卽汝焚淫詞小說之烟臭也。嚴當夢時。囑語速將一切淫詞小說燒去。免在陰間受罰。名祿其妻聞言。卽時取淫詞小說燒盡。其穢氣直達陰間。嚴故聞其臭也。閻君曰。善哉善哉。汝勇於改過。當還汝名祿。遣鬼役帶嚴去省母親。嚴隨至一小衙門。見堂上坐

一女官視之卽其母也。悲從中來。涕泣而言曰。母親胡爲在此。做何官。管何事。兒願聞之。母曰。我在此管望鄉臺。無他事也。又曰。此間吾兒不可久留。速去。嚴依依不忍離母。願侍母居。母怒遣役帶上望鄉臺。嚴上臺四望。皆烟霧迷離。下無所見。役從後推之。落在自家竈屋上。見天窗欲下。嫌小。先以兩足伸下。覺有人扶持下地。見竈君端然居竈上。貌似先父。當鋪中總管老朝奉某詢之。果然。夢醒。張目視床前。字紙灰一堆。餘烟裊裊未絕。辛酉嚴舉拔貢。名祿兩全云。余曰。余平生不喜看說部。

與淫詞小說至亂後避地江南通州石港場于壻家無
聊之極見一部紅樓夢上有王魯生復老秀才手批讚
歎不已因取閱一通心知此書曹雪芹有感而作意在
勸懲而語涉妖艷淫迹罕露淫心色藏亦小說中一部
情書高明子弟見之立使毒中膏肓不可救藥矣其造
孽爲何如哉因知淫詞小說之流毒於繡房綠文書室
紅男甚於刀兵水火盜賊世之好善者能收盡淫詞小
說一火而焚之其功德爲何如哉書此爲天下後世好
看淫書者鑑

蟻報讐

葉君云、吳門尚書巷民家、素用老婆子顧氏、年已七十餘、平生最惡蟻子、一見便殺之、主人時時勸戒、不聽。一日下階失足、一跌而死、主人卽以蘆蓆覆其屍、遣人報知其家人、片刻子婦來收殮、一扶蘆蓆、但見自頭至足、皆是蟻子、盤纏無計其數、並不見頭、而肢體驅之不去、只得將屍連蟻入殮、而其埋之、余曰、蟻之爲物、至微至細、尙知報讐、何況怨毒施於人、其報怨爲何如哉、書之爲天下之好殺蟲蟻者戒。

忠犬殉主難

咸豐二年上海土匪作亂。縣令袁公又村死之。屍橫縣堂之上。一犬卧其側。晝夜不去。土人徐隨軒買棺殮公。停柩堂中。其犬仍卧靈前。與之食不食而斃。鄉人造袁公像入昭忠祠。座下造一犬蹲其旁。與袁公共受萬年香火。如斯忠犬。大可風世矣。

犬救主母

南潯張秀才書訓。號笏山。壬戌夏。聞長毛將至。先載筇篻往鄉覓宅作遷避計。留其婦在家居守。一日有一賊

首至其家。見婦年少。逼之登舟。婦求死不得。方倉皇號立間。其家一犬聞聲從內奔出。直撲賊身。嚙其面。時賊手無器械。從者皆出掠。無人在。不得已釋婦。禦犬。犬終哮撲。嚙不放。婦乃得間避出後戶。適遇其夫。掉舟來迓。遂相將登舟。行未里許。此犬亦奔至。躍入舟。後聞此賊因受大傷而斃。未數日。此犬亦死。蓋與賊鬪久。已力竭也。葉調生口述。

太守主屍

太湖營副將王之敬。字毅齋。奉化人。庚申秋冬。在東山。

禦賊甚力。辛酉二月朔。賊乘間登岸。王公拒於教場。灘陣。尸棄蘆葦間。素蓄一犬。守之不去。終日嗥叫。其家人跡得之。已十餘日矣。而屍不變。遂得棺殮。犬不知所往。木瀆徐秀才誦芬有詩記之。後其子呈報忠義局。叙出。因大得屍之由。應編入忠義錄。此犬亦千古不朽矣。

葉調生口述。

義馬

同治元年。湖郡被圍。安徽大帥遣蕭翰慶觀察救援。晚駐兵某鎮。離湖州府城百里。夜間有湖郡府某官遣役

投文告急。蕭接父書。卽時拔營。星夜馳至湖州城下。遇賊一戰而歿。所乘之馬爲賊所得。騎之馬卽蹄齧傷人。與之食。馬卽悲鳴不食。三日馬亦斃。殘卒得聞入城。說起昨夜府官遣役告急。主將因此星夜馳來。不料陣亡。城中人聞言大異。說府官瑞春非某姓也。昨夜並無告急文書出城。奇哉。豈陰曹促蕭陣亡耶。由此觀之一將之亡。亦在劫中不可逃也。葉調生與余述此事。不覺爲之三歎。

大清平匪頌

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李宮保

鴻章

官兵搶斃任化

邦賊曾於海州城外十一月二十日驅殺牛遂任定三
等賊曾於新城之漲河渾泥亂軍中十二月初十日擒
獲賴汶洸賊曾於揚州城外灣浜羣兇掃蕩海內又安
不料蓋世之功如天之喜老年猶及見之幸何如哉於
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功必見於謌頌若今謌頌功德
勒之金石玉堂諸彥自能爲之僕何人斯安敢管窺蠡
測然而康衢擊壤曾聞帝力之謌冬日負暄不禁野人
之獻祇知鼓舞昇平那計文辭工拙頌曰噫嘻前朝茲

民爲妖川沸山搖

聖主登基

聖母扶持良

臣輔之電掣風驅西寇掃除收復南都擒匪橫流有賴
任牛兕逾蚩尤出沒無常如豺如狼蔓延四方來加擊
風散如飛蓬擊西走東僧王可悲鴟鴞南飛民其流離
李軍出征會剿諸城東南肅清地闢天開書炳麟臺功
莫大哉盛德之興春臺重登同樂昇平天子曰吁
賊平民痛周恤是圖康衢老人捷報得聞鼓舞歡欣海
不揚波日暖風和擊壤高詠帝德如天瑞慶綿綿
於萬斯年

酷吏顯報

永康應邦潮素業攻木者。同治六年正月七日縣衙籤飭官作潮不赴。是時縣令王景彝因公上省委捕廳胡宗仁理其事。比縣差唆弄捕廳。卽時遣役拿到邦潮。邦潮自己受傷。臨訊又被笞杖無數。手足撈拷三日。鵠面鳩形。見者莫不悽惻。越月餘邦潮命斃。報官官不理其妻上訴又不判。乃陰控于邑城隍尊神。不數日而捕廳暴死。差役王某亦暴病。且發譴語云。今受城隍重譴。無可逃生。但痛楚無狀。早死爲幸。言畢而亡。縣人爲之一

快觀于此則讞獄之平反。冤氣之伸屈。冥冥也而昭昭不爽矣。可弗畏哉。永康應敏齋觀察云。余聞而書之。爲世之爲官爲役者鑑。

福田僧奇技

登州蔡龍九

錫齡

與余言。清江楊家莊三元宮。住持僧

名福田者。鼻能吹笛。口還唱曲。自吹自唱。如出兩人之口。真古今來絕無僅有之奇技也。不可思議。可載無雙譜矣。

廉盜

婺源沱川理源余心軒予表弟也承祖業開余子上墨局于上海龍華鎮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二十八日携子載墨數石往江北發賣晚泊上海新聞來盜數人見墨不取要剝心軒皮衣心軒曰天寒無衣便要凍死求免可乎盜憐而釋手不剝皮衣端取袋中洋銀一元鋪上布被一條而去余聞而嘆曰此廉盜也君何幸而遇此哉視世之貪官汙吏日得民間冤罔錢暮受蠹役賄賂金心猶不足還要傾人之家喪人之命剝盡一方地皮其無底之壑其作孽為何如哉噫如斯人者真廉盜

之所不齒者也。故書廉盜以警之。

謀財雷擊

方嘉進與余言松江南鄉。於同治四年有孀婦持錢三千文到小屠店買肉。錢交店主。婦有事往鄰家。及返取肉。店主不與之肉。反說無錢。肉不賒。賬云云。婦聞言疾聲大呼曰。親手交錢三千文。適有事往鄰家去。回來取肉。便不認賬。有此理乎。婦卽歸買香燭。撒米圓中。對天發誓云。如店主謀我錢者。雷打店主。如我誣店主謀錢者。我被雷打。越日雷擊店主。跪在街心。口道謀孀婦錢。

三千文應被雷打。言畢立斃。余聞而歎曰。從古至今。聞雷擊者。多出於鄉里小民。謀財害命。與夫不孝子婦。牛蛇等物。并有其人。無大罪過。又遭一擊。所誤。謂雷打三世孽也。至於歷朝以來。大奸大惡。大逆大盜。攬亂乾坤。殺人如麻。謀害忠良。塗炭生民者。從未嘗聞雷擊斃一奸一惡一逆一盜也。其故何哉。意者雷之職司甚細。不過如保長者流稽查一方小民瑣屑之事耳。雷之伎倆。乃止如此。不覺爲之三歎息。或曰。世之大奸大惡。大逆大盜。原奉天所差。命其殃民者也。皆係兇神轉劫。其職

司大於雷部多多矣。雷若見之退避奔走之不遑。敢云擊哉。言似有理。姑妄聽之。

竹園圖詐惡報

方嘉進云。松江鄉間橫路涇。竹園甚茂盛。有男女野合於竹園內者。女有娠。分娩於園中。被鄉人窺見之。潛脫其嬰兒在手爲據。思詐女家之財。女卽借剃頭刀自割其喉未死。醫治得活。脫嬰兒人一家四口。不一月喪其母及弟及妹。獨自一身爲人所惡。無可奈何。出家爲僧云。

僵屍

常州陽湖東洲前村煤矢壩有僵屍著名多年。道光十五年六月十五夜。有任三元阿七父子兩人負竹一肩過煤矢壩。見一美婦跳躍而來。知是僵屍出現。遂將竹一竿敲其腦。僵屍以手格之。竹竿飛去。旋敲旋格。一肩竹皆盡。而僵屍更跳躍來前攫人。任父子奔逃。婦追任過石橋。僵屍婦不得過橋。對河立望而已。又離東洲村八里有陳家莊。張姓捕魚爲業。夜過煤矢壩。見美婦在路傍。足小難行。要乞漁父負之過橋。漁父艷其色。忘其

僵屍竟肯負之。先以已兩手提住婦之兩手。初負之甚輕。行到半橋。甚重。張負不起。遂放手。聳鬼婦下水。張奔回家。氣喘噓噓。苦爲鬼迷矣。明日告知村人。邀衆同掘僵屍坟。開棺見婦屍面如生。舉火焚燒。有聲。化爲枯木一條。劈之有血。棄糞窖中。僵屍遂滅跡。不復現身害人矣。任金寶東洲人。與余述其顛末如此。

豬打筋斗

道光十八年夏。余游黃山。途中下輿。小憩長亭。喫茶。見司茶人家蓄一老母豬。能通人語。與之食饅頭。命之翻

筋斗旋轉如環。瓌瓏之至。可發一笑。亦一奇也。夫凡物之靈者。如猴之串戲。犬之踰碓。鼠之盤圈。蛙之教學。孔雀之開屏。金魚之排陣。鸚鵡之能言。如斯靈異。不一而足。至於豬之爲物。飢則食。困則眠。不識不知。一味頑鈍而已。誰知竟有能通人語。翻筋斗爲戲。以娛人者。豈非絕無而僅有者哉。書之以示世之嬾怠無匹。徒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覷然人面。不如此豬者。鑒。